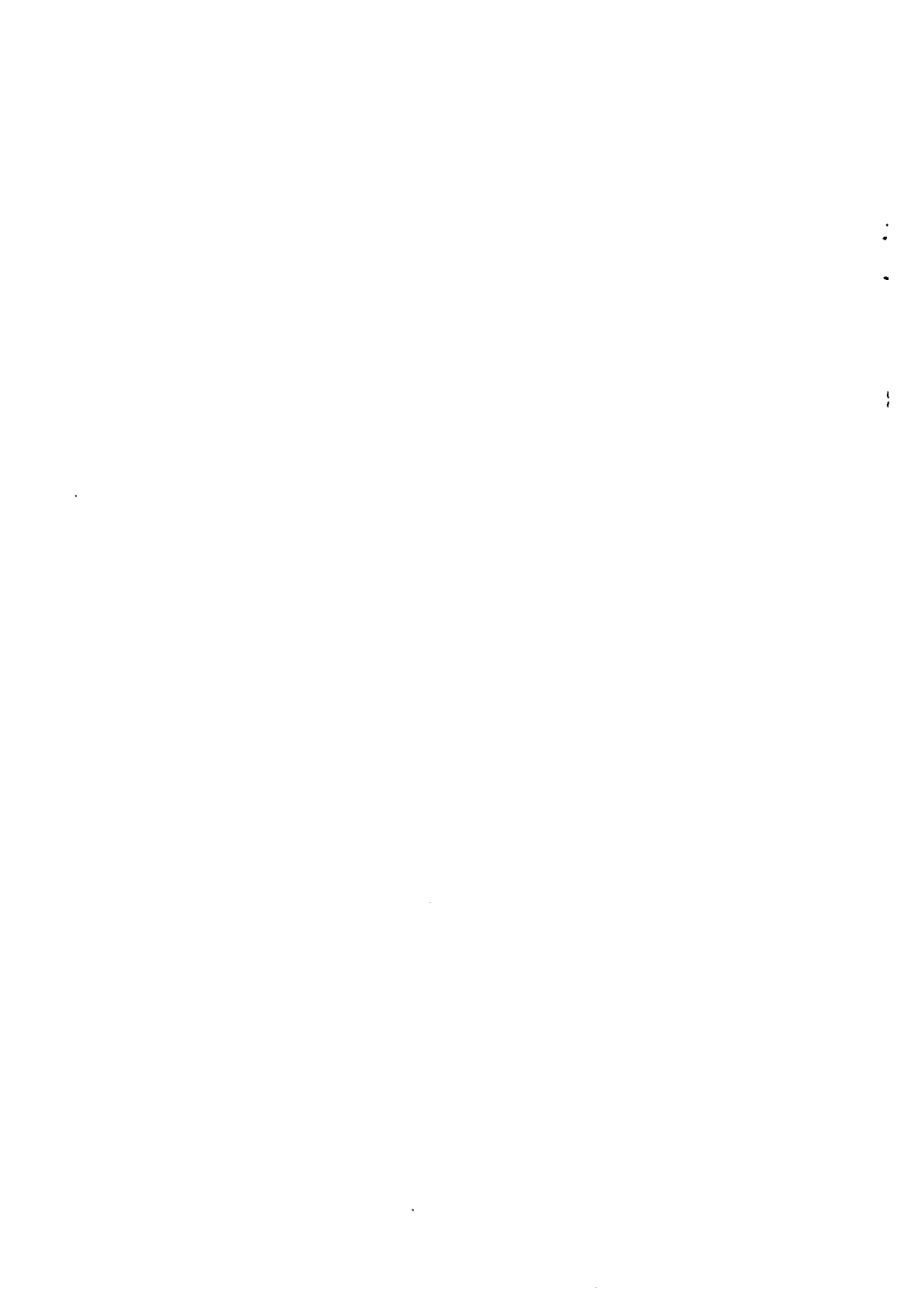


聊斋俚曲集

目 录

墙头记	3
姑妇曲	35
慈悲曲	65
翻魔殃	105
寒森曲	185
琴瑟乐	241
蓬莱宴	253
俊夜叉	285
穷汉词	297
丑俊巴	301
快曲	305
褻妒咒	325
富贵神仙	451
磨难曲	539
增补幸云曲	711
[附录]土语注解	路大荒 835



墙头记

目 录

第一回 老鳏冻馁	4
第二回 计赚双泉	12
第三回 安饱惊梦	19
第四回 痴儿失望	25

第一回 老鰥冻馁

张老拄杖破衣^①上唱养儿养女苦经营，乱叫爷娘似有情；老来^②衰残难挣养，无人复念老苍生。白自家张老便是。合老婆子吴氏，一个走南傍北，一个少吃俭用，受了无穷辛苦，挣了个小小家当。〔耍孩儿〕一个母一个公，不怕雨不避风，为儿为女死活的挣。给他治下宅子地，还愁他^③后日过的穷。挣钱来自己何曾用？到老来无人奉养，就合那牛马相同。

老汉今年八十二岁，老婆子又故去了，到如今^④饥寒谁问？好痛人也！

老光棍最可怜，谁知饥来^⑤谁知寒，一口屋剩下个老扯淡。炕上铺着席头子，头枕着一^⑥块半头砖，就死了可有何人见？身上疼对谁告诉？没人处自己叫唤！

生了两个儿子，一个叫大怪，一个叫二怪。因他翅膀硬了，终日淘气，早早分他出去。家有薄田一百五十亩，每人给他五十亩，留下五十亩养老，倒合老婆子清静自在。

从两个娶了妻，一个东一个西，老头子日日生闲气。我说罢呀分开他，各支锅子把饭吃，每人给他几亩地。整日家两不见面，倒落的清静之极。

清静了二年，谁想婆子死了，撇下个老光棍。哪里疼，哪里痒，谁来^⑦问一声？苦哉呀苦哉！

老婆子死去了，冷合热自己熬，肚里饥饱谁知道？身上衣服没人

洗，虱子蚰子都成条，一双鞋穿的底儿掉。只赚^⑨了饭饱无事，抗墙报也还逍遥。

那一时还支使着个小厮，白日给我做饭，黑夜给我看火，也还罢了。我那两个儿子便说：“你如今老了，封粮纳漕都得操心，耕种锄刨也费事^⑩，不如把地分给俺，你情八石粮食罢。”

他说我年太高，不宜量把心操，八石粮不用开口要，又不封粮不纳漕，吃穿使费都匀了。他说的一阵天花落，老头子全没主意，几亩地一并分消。

我见他说得极好，就依着他，把地分了。谁想他是贪恋我那地，到后来谁给我粮食。^⑪

头一年还算强，零碎给了七石粮，虽不丰富还无帐。第二年全然不打找，跟着胶上狗哩荒，反倒说我絮聒样。寻常是少柴没米，真教人焦怨难当。

那两个不孝儿子，还怕便宜了我，又和^⑫我说：“你不如情吃罢，俺吃甚么，你也吃甚么。”我说：“你那饭指不的。”两个都说：“每哩俺该不吃饭么？分外还弄点好的你吃。”那时，我急自要不出粮食来，可也没奈何，也就依了。休说吃好的，合他一样也就罢了。

我痴心不可言，听的他话儿甜，安心要吃自在饭。这个念头大差了，又从泥里到深湾，自己差了将何人怨？老婆该留心在意，他老这甚么相干！

起初甚好，两个儿早晚问候，两个媳妇热汤热水常来服事，好不好的那好。谁想是苏州娘子不缠脚，——光兴了一个头儿。说说我那吃的：

十一月数九天，冷鹭块放面前，一行哈着浑身战。又怕老头脾胃弱，吃了干粮消化难，老孝顺儿革了他达的面。半年来丝丝两气，只饿的老肚生烟！

我再说说我那穿的：

天那天好可怜，不看吃来看我穿，十根两绺人人见。六月还穿着破棉袄，腊月还是旧布衫，待烤火没人舍筐炭。想是这罪没受勾，又着我活了一年。

天不教我死了，这肚子又不探业。这不是还不曾晌午，早晨吃了两碗糊突，两泡尿已是溺去了，好饿的紧！今日可有个指望，听说他称肉杀鸡，等他丈人，就不教我陪客，或者还舍点腥水儿喝喝呀！

无鞋袜少衣裳，一堆吃饭嫌我脏，请我陪客断不敢望。肚儿肚儿你捱饿，有个盼头休要慌，待婁子撑你个膨膨胀。也是俺跟他吃饭，一年来见的腥汤。

俺且去一边等着。下。张大上，白他有达妈人两个，我有俺达一个人；虽然叫达一样叫，俺达不如他达亲。自家张大怪是也，今日他达待来，买了些东西等他，须是做的好才好。我的达他叫达，他的达我也叫达。若是人说敬俺达，无论他极肯，我也就依了；若是人说不必敬他达，无论他不依，我就不肯。世间有一等没良心的，看着自己的达漫是达，人的达就不是达，我可就不是这样的人。

他的达强及俺达，他那达俊及俺达，他达就比俺达大。他达合俺达一堆站，俺达矮了勾一橛，叫他达教人不支架。不因着情受他那地土，俺只说俺是他达。

小瓦瓶，小瓦瓶。老婆出来说自家^⑩李氏，张大的妻是也。这里正忙，他叫的甚么？张大说还没停当么？李氏说也就好了。指望你买的那东西么？

三斤肉一只鸡，就是您家那好东西，好厨子做然也不济。咱达常在江湖上走^⑪，赴了多少大酒席，您家何曾见天日？不说那鸡头挾股，看您达那些势势。

张大说捎什么！俺达好不好，谁着他合你令堂并骨哩么？李氏说呸！放屁！俺庄里多少好汉子，那里找着您达并骨。张大笑说出上您拣的那好的并去。他老爷待好来了，你去伺候罢。

我这话实不通，俺达我也相不中，等一个好达再相敬。咱那东西虽不济，他也知道咱家穷，全凭你把心来用。快去把衣裳找找，梳梳头好见尊公。

李老上，白一日能动转，百里作生涯；寻常几个月，不到女儿家。女婿张大郎，久不相见，不免望他一望。来此已到门前，待俺竟进。李氏说张大呀，咱爹来了！慌忙按帽迎进，作揖磕头，让了坐。阿爹好么？李老都答应好。娘好么？又答好。李氏也问爹好，娘好，哥哥、嫂嫂都好么？李老都答应好。张大说你去罢，看老王弄不好。李氏去了。张大才叙话。

爹来时是秋间，今日来是冬天，别了爹又是两月半。合爹隔着三四里，爹若来时也不难，想爹恨不常相见。难得爹肯来下顾，说爹来到大小喜欢。

小瓦瓶提了酒来。李老说外甥好快长，不觉这么高了^④。张大说听的爹来，从早晨望了几回哩。斟上酒，陪着说这是自^⑤家的酒，爹尝尝。李老说令尊呢？张大说在舍弟家。李老说何不请来？张大说发老病来不的，爹。上了几碗菜，李老说不必这样费事。张大说有甚么咧，爹，不过称了二斤肉呀，杀了只鸡呀。爹，咱县里休说没有猴头、燕窝呀，爹；连那鱼鳖虾蟹，也是没有的呀，爹。

赶了个西关集，称的肉买的鸡，泼下茶倒上了一盅蜜。不知爹在江湖上，吃了多少好东西，穷人家做的也不精致，勉强把箸儿动一动，也省的半日忍饥。

李老说已是醉饱了。李氏出来说东西不济，你好歹吃饱，休饿着。

李老说我能吃多少，你忒也费事。李氏说有甚么给爹吃哩！

这东西太不堪，又少油又少盐，不过是顿家常饭。虽无甚么给爹

吃，尽尽这穷情也心安。不时的你来看俺看。俺还有八十亩好地，也还能养活你几年。

李老说 我儿有这—个心就好。但只是我饱了，行了罢。李氏说爹，再坐坐，就不吃酒，再吃杯茶。李老笑说茶里可休加蜜呀。张大说那苦苦的怎么吃？李老说苦到不妨，再加蜜看人笑话。张大说这到不必过虑。

我平生客不多，只有爹合二位哥，家中只有客三个。母舅表兄时或到，坐不坏的板凳，喝不干的河。闲来并不让他家坐，寻常连茶没有，待笑话那里捞着？

走罢，请了。张大送了回来。李氏说你看偕爹吃了多大点子，若是您达从来没见过东西，不知待馆多少哩。

张大说你看天已日夕，还没打发他吃饭哩。

一家人闹呵呵，端菜碗找家伙，席完已是日头错。他急自极好害饥困，何况等了半日多，此时不知怎么饿。你把那残汤剩饭，拾上些给他如何？

你拾上些，着小瓦甬给他送去罢。李氏说那腥汤如今坏了么？且是那狗这二日不吃食，留着拌点糠喂他喂。今早晨剩的那糊突，给他不的么？

您达达无正经，捞着饼饭尽着撑，给他碗腥汤就舍了命。前年做的布衫子，如今锅巴有千层，脏呵呵宜量甚么做？你看那蒿秫糊突，他还馆五碗有零。

张大说那糊突只怕忒也凉，你给他煨煨。李氏说狗脂，冷不冷的他馆下去了。我留给他去。并下。张老嗟哼出来说饿死我也！

清晨饭日头高，糊突喝了勾一瓢，虽然多只撒了两泡溺。肚里吐噜如雷响，一堆饿火把心烧，堪堪饿死谁知道？老婆子真有造化，这样罪何曾摸着！

小瓦甬端出饭来。张老说好了！好了！必然有点东道，可把这肚子

包补包补。小瓦甌放下去了。近前一看呀，原来还是我那糊突冤家！

你大号红粘粥，你名突你姓胡，原来你是高粱做。熟了烫人嘴巴子，薄了照出行乐图，老来相处你这桩物。摸了摸，呀，老盟兄你几时死了，一点儿温气全无？

盛上喝了一口，咧着嘴说冰的牙根这样疼痛，怎处怎处？哎呀！可怜，可怜！待要不吃，这样饥如何捱的？一行吃，一行擦泪。跺跺脚叫声天，这样苦对谁言？冷冻冻擗上这泪珠咽。那如做个老绝户，卖地也还吃几年，落了草怎不把头砸烂？有心待告诉官府，怎奈这腿软腰酸。

才捱了一碗，战战起来，说噤了心了，不吃罢。哎！我不知前世伤了多少天理，才生下这样儿郎。天那天，但仔有一个好的，也还好过。

老天爷忒也诨，我不曾把佛眼捱，怎么叫我诸般受？三九严天无炭火，夜晚没曾有灯油，就是这糊突也不甚够^⑩，想是前生欠他债，又把他害命割了头，不知何日填还债？怎么就一个模里，脱出了两个冤仇。

本待把两个畜生送了不孝，这游游一口气儿，怎能到城，倒不如还要我那地罢。

腿又酸腰又疼，势不能到城中，瞎张致转惹的冤仇重。若还自家做饭吃，必不肯吃这冷冻冻，热炕头也做了个自在梦。我不如还要地土^⑪，再把那炉火生红。

我要地，只怕不肯，也是有的。每哩不要罢，性命要紧，斗斗胆就要一要。

一个儿家十五天，十一月初一在那边，十六才把主来换。那里常在刀山上，这里又来上磨研，受罪几时满了限？待要地不敢开口，不要地^⑫冻饿难堪。

不免叫他一声大汉子，大汉子。张大说吃的饱饱的，叫唤什么？张老笑着说我一件事合你商议。张大说是甚么事？张老说我思量着，每日情饭吃，也劳苦您，不如还给我那地罢。

老头子日日闲，情着吃情着穿，着您媳妇常忙乱。方且早晚冷和热，怎么好向媳妇言？这里许多不方便。不如我自己另过，饥合饱与您无干。

你是大的，借重你合小二子说说。张大把眼一瞪说嗤，我当是待说什么呢！拿着筷子敲菜碗，——我知道你是饭饱了弄筷。

老头子忒也差，当日分地为甚么？今日又说糊突话。一个口唱两个曲，放屁又要着把拿，是别人我就失口骂。我劝你依老本等，还便宜你一个疮痘。

李氏跑出来怎么说怎么着？待要地？黑夜里睡不着，那里寻思不到呢！怒冲冲的指着数量起来了

一个裤脏呵呵，统里成了虱子窝，补丁补了勾一千个。褂子过了两冬夏，不过穿了三年多，又咱叫人看不过。你还要饭饱了弄款，你想想做的甚么生活？

张大说不必理他。这月里是个小尽，到明日送给他二叔家，尽他合他怎么啣去。下。张老抹着眼泪^⑨说 咳咳，天哪，天哪！

不敢吃不敢穿，挣下了顷多田，老来捞不着吃饱饭。没儿妄想若要做老，叫一声爹爹酥半边，谁想这老来不值个狗屁蛋。殊不得地上享用，倒叫他吵了一天。

苦哉呀苦哉！我叫他儿我不安，他称我老亦徒然；愿情彼此相交换，只怕那经纪评评要找钱。下

[校勘记]

《墙头记》：路编《聊斋俚曲集》第一种；“聊斋遗著抄本”（以下简称：遗著抄本）为单行抄本；蒲氏碑阴通俗俚曲十四种第一种；日本庆应大学“聊斋文

库”藏有《墙头记》录天山阁抄本一册,《墙头记》雍正九年瞻云氏抄本一册。此据“聊斋遗著抄本”《墙头记》收录。

①“拄杖破衣”句:路编《聊斋俚曲集》,作“持杖破衣”。

②来:路编《聊斋俚曲集》,作“后”字。

③他:路编《聊斋俚曲集》,无“他”字。

④“到如今”句:路编《聊斋俚曲集》,作“一切”。

⑤来:路编《聊斋俚曲集》,无“来”字。

⑥一:路编《聊斋俚曲集》,无“一”字。

⑦来:路编《聊斋俚曲集》,无“来”字。

⑧赚:路编《聊斋俚曲集》作“转”字。

⑨“封粮纳漕都得操心,耕种劬创也费事”句:路编《聊斋俚曲集》,无此句。

⑩“我见他说的极好,就依着他,把地分了。谁想他是贪恋我那地,到后来谁给我粮食”句:路编《聊斋俚曲集》,作:“他说的极好,我就分了。殊不知他是欣羡我那地,谁给我粮食。”

⑪“那两个不孝儿子,还怕便宜了我,又和”句:路编《聊斋俚曲集》,作“两个人和”。

⑫自家:路编《聊斋俚曲集》,无“自家”。

⑬“达常在江湖上走”句:路编《聊斋俚曲集》,作“爹有点薄体面”。

⑭“不觉这么高了”句:路编《聊斋俚曲集》,无此句。

⑮“这是自”句:路编《聊斋俚曲集》,作“咱”字。

⑯“三九天无炭火,夜晚没曾有灯油,就是这糊突也不甚够”段:路编《聊斋俚曲集》,无此段。

⑰土:路编《聊斋俚曲集》,作“上”字。

⑱地:路编《聊斋俚曲集》,作“他”字;下句之“不要地冻饿难堪”的“地”,亦作“他”。

⑲“抹着眼泪”句:路编《聊斋俚曲集》,无此句。

第二回 计赚双泉

张二上说做儿也罢了，琐碎在养老。亏了老兄乖，跟好就学好。自家张二怪便是。家达有五十亩好地，留着养老。我合家兄哄法了哄法，便就分了，着他情着吃穿。起初时，算着蛇头实落去做衣买帽，傻着脖子当真的称肉杀鸡，恐怕不如家兄，我先讨愧。谁想家嫂他就极乖，好的留着自己吃，达饿了，只叫他舀饭盆^①；好的留着自己穿，达热了，就他补那破袄。哈哈^②，我才恍然大悟：一个达是公伙的情受的东西，我何苦都费了？省了点子给那老婆孩子吃了穿了，他还叫声达达，没有说叫人达达还贴上吃穿的。草蛤蜊缝至行头里，这不成了个憨蛋么？

〔耍孩儿〕 我明说我实言，要那地分那田，原是有些便宜转。照应脸面尽着用，一年得多花好几千，有转头也是看的见。他痴心要情自在，他乖觉俺也不憨。

今日初一了。一年不知几个小尽，都着家兄占了，今日想必又送来；若是公道的，多待半日送来才是，只是他怎肯？老婆赵氏出来说大清晨出甚么阳神哩？张二说你唬杀我！我这里踌躇一件事。

赵氏说甚么事？张二说

正寻思咱大哥，他占的便宜多，小尽到有六七个。一个老是大家的老，兄弟二人分养活，明日送来也不错。大不然吃了早饭，往这里走也还暖和。

你看今早晨这样冷，他必然送来。老婆说我有一计：咱就不要开

门，推不在家；他叫不开门，愁他不领回去？张二说好计，妙妙！我这个行子真是呆，多亏了娘子你还乖，指望不的我张二怪。今日就把门紧闭，尽他响叫也不开，闹家推是出了外。他虽是转了便宜，咱合他准^③折回来！

走走，休做声，藏去吧。却说张大到了清晨，说好了，养活了半月，且喜逢着小尽。今日初一，冷不冷的把他送去。俺达达！张老说你待怎么？张大说咱去罢。张老说那里去？张大说上二弟家去。张老说你看看我就忘了是初一。清晨这样冷，走这半里路，只怕就冻煞了！张大说什么冷的！

老头儿听我言：今日轮着二弟的班，我这里没做你的饭。磨陀会子饥困了，安心又把饭来端，这半日^④怎么合他算？对你说休要害冷，走熟了自然舒坦。

张老说是轮着他，也说不的冷，咱就走。走了几步，说好冷呀！你看也路上裂的也大壘，街上都是冰凌。正说着被冻冻^⑤滑了一跌，爬不起来，说死了，死了！张大拉起来说没似你弄的这脏像儿！

这天是腊月天，刮北风阵阵寒，胡子成了冻冻片；浑身骨头全冻透，脖子连头坠下圈。捱半里就顶二里半，若还是再有半里，老性命必染黄泉！

张大说是也冷么？你忒也虚喝。张老说你穿的是棉裤棉袄，我穿着甚么哩？张大说你又不出门，要那棉衣裳做甚么？这不来到了，怎么没冻煞呢？

你又不常出门，脱不过抗墙头根，棉衣裳穿着可也笨。遇着刮风或下雨，缩在屋里不动身，老头子不必过求俊。这不是咱已来到，怎么没冻断腰筋？

呀！怎么二弟家还不曾开门？待我叫他。开门呀！并没人答应奇呀！怎么不听的做声？

了吊儿乱瓜打，拾石头把门砸，全不听的人说话。岂有日高还没

醒，必是人儿不在家，门外又没把挂儿挂。好教人参相不透，多管是厌恶这老达。

张老说冻死了冻死了！你快叫哇！

上下一堆破铺衬，西北风好难禁，牙巴骨打的浑身困。还不瞞墙着实叫，堪堪就死命难存，发脾气寒冷的还成阵。我若是墙边冻死，您两个怎辨清浑？

张大说你过来，我把这墙上撮过你去罢。张老说这墙老高的，怎么上的去？张大说多大高哩，过来你试试。果然把那张老挟起，往上一搁。张老说不好，不好！放下我来罢。张大又招下来，心焦说好恨人！你总是个死狗，你好歹的拘巴着些。

使力气撮上墙，松了手往下张，真如死狗一般样。浑身像是没骨头，抗将起来软丢当，只待扑塌把你放。恨煞人不生不死，摊着你真是遭殃！

你过来。张老哭说道我不上了！张大轮打着说好恨人！使的我喘吁吁的，他倒噙嗤起来。陶杀我了！你过来罢。张老又起来，着他扶上去，说上呀，上呀。拘巴着，拘巴着，上去了没？张老说上来了。张大撒了手。张老说了不得！那边极深，过不去。你还扶我下来^⑥。张大说我不扶你哩。

你害怕莫心焦，只用你拘巴牢，可在上头死声叫。你就纵然过不去，也还捞着往里瞧，就掉休往外头掉。你在此从容叫罢，我可待扯腿开交。

达呀，你在这里叫^⑦罢，我待去哩。张老说俺达达，你休去了。没人答应。皇天哪皇天！这不去了么？大叫二小子，快救人！你看何曾有人儿？可死了！可死了！

过不去下^⑧不来，手合脚瞎蹬歪，似上竿又把解来卖。落了一口游游气，墙头就是望乡台，这个死活法真奇怪。累这墙使钱一吊，谁知你今日为灾。

皇天哪皇天，怎么就没个行人？

俩畜生这样诌，前生合我有冤仇，眼看就死无人救。横死七十有二样，投井悬梁与坠楼，何曾听说在墙头上^④受？就死在阴曹地府，只怕还没处收留。

王银匠上生着一炉火炭，手拿一把铁钳，热槽长放在炉边；又把那粉土打碓，加上吹笛吹罢，往里常撒销铅，铰子也抹二三钱，因着这手儿扶惯。自家不是别人，县前王银匠便是。急急上城，看有花户倾销。前边是夏庄了。呀！那墙头上不是个人么？怎么在那里叫唤？待俺看来。脚在这边，头在那边，这是何人？张老说大爷快救人！扶下他来。银匠说呀，原是张大哥么？张老说呀，是王兄弟么？银匠说这几年因你不出门了，我又忙，久不见了。你怎么这等？

相别了这几年，因穷忙没问安，乍见了模样不能辨。常时兄弟何等厚，那时衣帽甚光鲜，怎么这样流丢烂？又因何爬墙蓦寨，在这里叫苦连天？

听的说：两位令郎都极过的，你怎么这等？张老说不着那两位令郎，也到不了这步田地。一言难尽！

破衣衫破布裙，无秋夏无冬春，两个畜生全不问。今日该来这忍饿，送了我来不开门，大儿叫我爬墙拜。撮上我佯常去了，幸遇着救命恩人。

银匠说还是你忒也囊包，怎么依他这样揉搓？

问他身从何处生？地上百亩有余零，都是当年自家挣。难说济着他摆划？合他大家过不成，大石头往他那锅里擗。不说你铺囊不济，怎怨的黄口成精？

张老说兄弟，你不知道我么？罢了罢了！

五十多抱娃娃，冬里枣夏里瓜，费了钱还怕他吃不下。惹的恼了掘坟顶，还抱当街对人夸，说他巧嘴极会骂。惯搭的不通人性，到如